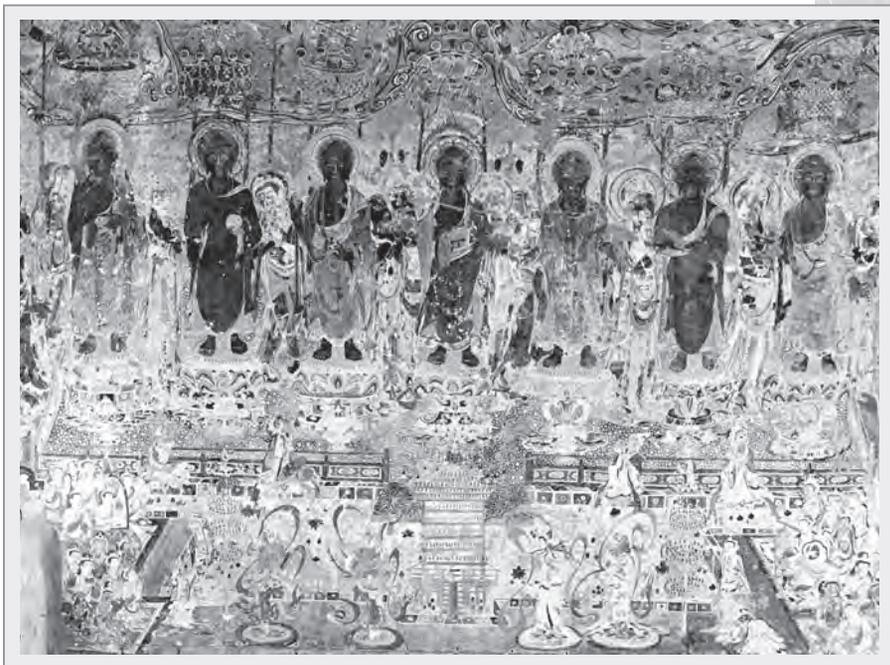


佛
教
中
的
老
鼠
喻
義從
十
二
生
肖
說
起

自初唐開始，佛教文化中的十二獸、十二神將與本土的十二生肖概念逐漸匯通融合，如貞觀十六年（642）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北壁藥師淨土經變壁畫中，十二藥叉大將的金冠上繪有蛇、兔、虎等十二生肖形象。而十二獸與十二生肖文化之結合更為廣泛，如唐朝道宣律師的《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便以十二生肖為十二時獸，作計時之用。詳細記述十二獸的佛典有南朝梁沙門僧旻及寶唱等《經律異相》卷四十七〈雜獸畜生部〉上、隋代智顛《摩訶止觀》卷八、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菩薩部〉第五、唐代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八等。據學者研究，眾籍源出北涼曇無讖譯《大集經》卷二十三〈虛空目分·淨目品〉，其中十二獸分別在南、西、北、東四座山上的十二個洞窟中修行，皆為菩薩化現，受天人恭敬，晝夜常行於閻浮提內。一獸遊行教化一日一夜，七月一日鼠最先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演說無上菩提之道，令離惡業，勸修善事。每十二日交替司辰遊行教化，周而復始，盡十二月而至十二歲。雖然經文中以南為首的四方次序及「師子」的特徵等描述方式仍保留了印度傳統，然而十二獸的遊行次第已與中國十二生肖次序相符合。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畫以十二時獸更次教化為題材，是為南北朝儒釋道融匯進程的縮影。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北壁藥師淨土經變壁畫

農曆新年參訪道場時，若於四天王殿稍作用心，便能找到本年的主角：左手臥銀鼠，右手持寶傘的北方多聞天王（毗沙門天王）。毗沙門天王本是古婆羅門教中的財寶神——俱毗羅，祂同時也統治北方的夜叉國，為守護四方四洲的護天神。佛教興起後，俱毗羅成被納入其體系之中，成為四大天王中的北方護法天王。因此，毗沙門天王在早期佛教中兼具財寶神與護法神的雙重身分。天王手中握鼠，乃因古印度以鼠做為財神的象徵，如毗那夜迦（象鼻財神）的造型即為「舞立之姿踏於鼠上」；藏傳佛教有五財神，分別為綠、

白、紅、黃、黑五色身，專門掌管天庫財富，藏音為「藏巴拉」，學者一般認為這是俱毗羅的音譯轉化。五財神的法相均為頭戴寶冠，袒上身，左手抱一隻大灰鼯（或稱大灰鼠、吐寶鼠），皆可證明印度文化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清代姚文瀚畫〈北方多聞天王像〉



印度北部10世紀俱毗羅石雕像



古印度象鼻財神毗那夜迦

傳統中鼠與金錢的密切關聯。

在佛教文獻中，「二鼠侵藤」的典故為人熟知，且它還同時存在於耆那教、婆羅門教之中。根據文獻年代及流傳情況推斷，故事的原型最早來自民間，被史詩《摩訶婆羅多》收錄，同時被編入佛教譬喻故事集，如《眾經撰雜譬喻》、《譬喻經》、《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佛說譬喻經》等，僧肇在《注維摩詰經》中也引用了鳩摩羅什對此譬喻的解釋。「二鼠侵藤」在不同經本中的細節略有不同，但主旨精神並無差異，茲舉《佛說譬喻經》為說。世尊告勝光王曰：「乃往過去，於無量劫，時有一人，遊於曠野，為惡象所逐，怖走無依。見一空井，傍有樹根，即尋根下，潛身井中。有黑白二鼠，互齧樹根；於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下有毒龍。心畏龍蛇，恐樹根斷。樹根蜂蜜，五滴墮口，樹搖蜂散，下螫斯人。野火復來，燒然此樹。」三界危苦險墜，人處其中進退不得，卻被欲樂蒙蔽雙眼，逃避現實，不思解脫。「曠野」喻無明長夜曠遠，無有涯際；「人」泛指一切六道眾生；「惡象」為時時侵逼眾生的無常；「井」喻生死之岸，我們因無明而不斷流轉於輪迴的生死苦海之中；「樹根」是連接生與死的柔弱藤條，象徵生命；「黑白二鼠」為黑夜與白晝，二鼠不斷咬齧樹根，如同念頭的不斷生滅，命亦隨之而滅；「四毒蛇」將四大的不斷窺探與舔舐具象化；「蜂」為我們腦海中揮之不去、難以降服的邪思，可產生如「蜜」一般



藏傳佛教的綠、白、紅、黃、黑五財神

令人沉醉的五欲之樂，也同時帶有致命的毒針；「毒龍」喻死亡；以「火」譬喻老病之苦的力量熾盛，足以將生命之樹化為灰燼。五欲之樂虛妄不實、轉瞬即逝，眾生卻耽溺其中，渴求更多的「刃上之蜜」，不知厭足，忽視了身處的險惡境地，困在短暫的快樂中陷入了輪迴的生死果報。人身危脆，生死無常，難逃八苦，吾輩當因無常之迅速而早做準備，日夜惕勵，以寂滅為樂，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以智慧的觀照生起真實的信心，具足空正見及出離心，轉識成智，調伏愛取，斬斷生死業力。

《三國志·魏書》載「臣（杜襲）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鼯鼠是黑褐色的小家鼠）擁有千鈞威力的弓弩，不會只因一隻小老鼠而發箭，萬石重的大鐘也不會只因為一根草莖碰撞而發聲。此公案後為禪門所借用，趙州禪師云：「老僧在此間三十餘年，未曾有一個禪師到此間。設有來，一宿一食急走過，且趁軟暖處去也。」或問：「忽遇禪師到來，向伊道什麼？」師云：「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又如《五燈會元》卷十一記載，西院思明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

此外，「蛇穿鼠穴」也時見用於參話頭。如《正法眼藏》卷一下記載，有僧人問：「如何是第一要？」南嶽雲峰文悅禪師曰：「蛇穿鼠穴。」又《建中靖國續燈錄》卷八文悅禪師條也記錄了類似的問答：僧問：「如何是



民間流傳的〈攀藤食蜜圖〉亦來自「二鼠侵藤」典故

般若體？」師曰：「箭穿楊葉。」僧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蛇穿鼠穴。」以蛇的身形入於鼠穴，自然寬敞易行，喻指通達無所阻礙，了悟二諦，透徹本性。

又另有以「貓捉鼠」比喻修行過程中的專心致志，斷除雜念，《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中記載，黃龍祖心禪師曰：「汝見世間貓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六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舉無不中。誠能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六窓寂靜，端坐默究，萬不失一也。」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若能以貓捉鼠之情狀念佛，至誠懇惻，願生極樂，必可使聲、心相緣相依，久久不失，入正憶念三昧。但「捉鼠」時也要避免因小失大。《五燈會元》卷十八，記載徑山智策禪師言：「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意指若心生執著，求佛於名相之間，則不了真實義，不名為見佛。

十二生肖的起源與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原始信仰等文化習俗息息相關，伴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十二生肖文化內涵與大乘佛教思想及印度民俗中的十二神獸文化相融合，綻放出絢爛奪目的異彩。庚子鼠年即將到來，在此祝願法友能如毗沙門天王，雖坐擁無盡財產珠寶，但仍在優渥的物質生活中不忘世尊「二鼠侵藤」的教示，對三界的生死輪迴有著如實的觀察，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如「貓捉鼠」般精進修行，調伏身心，趨向菩提，乘法身船至涅槃岸，終可領會祖師「蛇穿鼠穴」的不可說境地。☉



從十二生肖文化衍生出的生肖棋